

谢谢您,王老师

许云倩

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,有些人也许并不是那么关键或重要,甚至连名字你都不甚清楚,但你就是会常常想起。

我们的少年时代,学制非常混乱。当我们小学七年级毕业就近分配到那所中学时,都不知道自己算几年级了,我只知道是在八班。一年时间,八班的语文老师换了几个,其中一个音乐老师兼的,她有些懒散,常让我们几个成绩好些的帮她批作业和试卷。那天在语文教研室帮老师批卷子,无意中说起《红楼梦》中的妙玉,对面桌的一位老师突然问我:“你看过《红楼梦》了吗?能看懂吗?”我很自负地说:“当然能看懂了。”他又问:“那你知道,曹雪芹同时代的人是怎么评论《红楼梦》的吗?毛主席是怎么评论《红楼梦》的吗?‘四人帮’是怎么评论《红楼梦》的吗?”我哑然,望着这位黑黑高高、苏北口音、大约五十岁的老师,有些汗颜。他拿出一张纸来,在上面写着什么,过来递给了我。上面写着:“闲谈不说红楼梦,读尽诗书也枉然。”“传神文笔足千秋,不是情人不泪流,可恨同时不相识,几回掩卷哭离愁。”他告诉我,这是曹公同时代人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,又说了现代人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。那天,我拿着那张纸条回家,感觉自己遇到了一位真正的语文老师,只知道他姓王。

后来有一天,我们的语文老师请假,王老师来我们班代课,刚好上文言文《愚公移山》。他认出我了,点名让我先读一遍。我读完,他就对全班说:“这位同学一开口读,我就知道她全懂了。”从来没有一位老师这样表扬过我,他从我的节奏中听出了我的理解。那年的期末考试,作文和试卷是分开的,而且让各班老师交换批卷。我一看自己作文卷,傻了:60分。我写作文,有个习惯,尽量不落俗套。那次的作文题目是《考试之前》,我知道出题者多半想让学生写如何克服学习上的难题之类的,我偏不写,写了一个看似与考试无关、最后却又圆了主题的作文。我的卷子恰巧是语文教研组组长批的,他显然不认可。也不知为什么,我多想想就冲到王老师那儿,把卷子往他桌上一放,说:“这个成绩不对。”王老师没说什么,拿起卷子看了一遍,用红笔把“60”划掉,写上“80”。我道谢后拿起卷子就去语文老师那里改分数。不久后,我进复旦附中住读了,再没有机会见到这位王老师,但听说他成了提高班的班主任,常跟他的学生说那个60分变80分的故事。后来,我又读了无数遍的《红楼梦》,才知红楼白雪深千尺。直到近年,从其他老师那里方知他的大名“王祚兴”,听说他已不幸去世。有些人,与你的生活并无太多交集,却深深烙在了你的心里,很清晰,很温暖。

筷子是餐具,也凝缩着中国几千年的为人处世哲学。筷子的标准长度为七寸六分,代表人有七情六欲。筷子两端,天方地圆。上方便于持执,下圆利于使用。不用时合二为一,用时一分为二,一静一动,动者为阳,静者属阴,千变万化蕴藏其中。吃饭是有规矩的,从小,我就对筷子充满敬畏。长辈如果还没开始吃饭,小孩子是不能先动筷子的。吃饭时,不能把筷子插在饭上,这是祭奠过世的人。也不能用筷子叮当作响地敲击碗面,这是乞丐才做的事。筷子让我明白了中国人的礼。

筷子的哲学

王新芳

在我个子有柜台高的时候,老爸常带我去买茶叶,每次称一两或二两的一小包,主要用于待客。碎了的一小包,泡茶不好看,都是自家喝,反正味道都一样。计划经济时期的副食品供应总体匮乏,不过可选茶叶的品种倒还丰富,记得柜台里陈列的样品有龙井、毛峰、炒青、旗枪、碧螺春等绿茶,还有祁门红茶和花茶。有一次,看到在货架不起眼的角落,有一些小馒头状,用牛皮纸包着的不知什么茶,就问老爸,老爸说这种是普洱茶,刮油水的,我们不喝。是啊,那时吃得素,刮不得油。我们主要喝绿茶,偶尔换个品种,过年就买稍好一点的,增加点年味。这样许多年,早已习惯了绿茶的苦涩,还喝得津津有味的。曾经在东南亚工作过一些

雅玩

时间,刚去时,几个人暂时借宿在一个老华侨家中。老华侨很热情,说有中国亲戚送的茶,他自己不舍得喝,拿出来招待我们。我们喝茶的表情都有些微妙,这茶怎么不香也不涩,像泡了一把枯树叶。老华侨问茶好不好,我们都说好,老华侨很开心,让我们多喝几杯。后来,我们中的一位老大哥,请教过他的朋友,作出权威性的判断,说那天喝的是普洱茶。我想起了食品店货架上的小馒头。

回过一段时间后,普洱茶突然流行起来,各种聚会活动,如果来一壶普洱,会显得不够时尚。一次去成都出差,晚饭后,茶饶忍不住,走进一家茶店。店主十分殷勤,知道我吃过麻辣,先泡花茶让我醒醒味蕾。我

一直喜欢林清玄的散文,文字清美,意境深幽。第一次遇到他的《生命的化妆》,就被深深地震撼。当时我正在讲授一门新开的《女性形象研究》选修课,这门课是我自编自讲,便把此文中最精彩的段落移进了讲稿。

“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,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。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,让一个人改变生

活方式,睡眠充足,注意运动和营养,这样她的皮肤改善,精神充足,比化妆有效得多。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,多读书,多欣赏艺术,多思考,对生活乐观,对生命有信心,心地善良,关怀别人,自爱而有尊严,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。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最后的一件小事。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: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,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,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。”

化妆的表现力是有限的,而生命的化妆就不一样了,定然是靠精神的浓彩来挥就,个性、气质、读书、艺术、修养、品位,等等这些,都是化妆的油彩,都是生命妆容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,也是最高级的质感。每每讲到这一段,总是周身热血沸腾,情绪高昂,仿佛用尽心血在鼓舞,

以前对花茶的认识,就是次陈绿茶加茉莉茶炒制而成,茶汤老黄,闻着香,但香不入水,喝就不怎么样了。可眼前这盅花茶,茶汤碧绿,沉底的嫩芽形色俱佳,又有几朵洁白的茉莉漂浮在水中,色、香、味都不差,配得上碧潭飘雪这样的诗意美名。店主听了夸赞中高兴,又泡另一款茶,叫蒙山甘露。随着卷曲的细小嫩芽在水中缓缓舒展,茶水渐渐化成浅绿,清香微微散发,尝一口,鲜爽甘醇,水生馨香,毫无疑问属绿茶上品。那晚,喝茶喝得心满意足。相信这是缘分,有佳茗奉杯的茶缘。

爱茶之人,有时想去茶的产区,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,探寻茶的源头。好比江浙地方的茶客,到杭州,走九溪十八涧到龙



智慧快餐 郑辛逸 懒人养猫,勤人养狗。

化妆师的哲言慧语,似汨汨清泉流进每个人的心田,诺大个阶梯教室突然寂静,无数双热渴的眼神集中于我身,是若有所悟,还是感同身受?知道这是共鸣效应在学生身上起了共情作用,精彩又经典的东西总有人鼓掌!

回上海后,我的《女性形象研究》继续。一次书店闲逛,又邂逅了徐晶的《生命的化妆》,随手一翻,便爱不释手。

徐晶时任中央电视台首席化妆师,给许多出镜的各国政要、著名节目主持人及演员化过妆。她也提到了林清玄的三个层面的化妆。书中发表了保留多年的照片资料,传出了自己造型的心得体会:“对我自己来说,十几年的探索,第一层面的初试阶段已能轻车熟路地驾驭了,第二个层面带来的思考已逐渐贯穿在我的造型创作之中。所有从事造型艺术的人,都会情不自禁地攀援最高的第三层面,追求生命的化妆,追求天人合一的效果,这也是我毕生的艺术追求。”

每次化妆前,“我极力与之沟通,极力地使我的艺术创作和他们的本质贴近再贴近,塑造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真实形象。”

读徐晶的体悟,不难看出其对化妆真谛的理解,而她倾尽心血造出的

茶悦时光

陆亚奇

井村,一路观赏风景优美的茶场景色,再到虎跑喝杯龙井,一样的茶也喝出了不一样的味道。自从几年前开始喝蒙山茶,常常有去蒙山会茶中故旧这样的念头。终于有一年早春,乘兴而往,来到雨城雅安,住在风旖旎的青衣江畔。第二天,冒着小雨上了蒙山,山坡上的茶园笼罩在流动的水雾之中,与山道旁的古朴村落长相守望,偶有人影远远地经过,不紧不慢。就像是一部心情和节奏相和的淡彩水墨动画。大山的水土滋养着茶树,茶的气质在宁静里化育,这是被岁月善待的地方。老朋友,我来过了,可以尽兴而返了。

有茶的日子,有很多回味。有茶的时光,像蜿蜒的长河,缓缓流淌。

萧索的十一月,雨疏风骤,夜晚读到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五回,林黛玉久病,在阴沉的黄昏独坐,听着雨滴竹梢,闷闷写下《秋窗风雨夕》一诗。

雨打竹叶,未必是愁苦的代名词。北宋陈师道,清贫出世,闭门苦吟,他晚年时有诗云“一枕西窗深闭卧,卧听从竹雨来时”,字里行间透出安详淡泊,甚至有些许禅意。

黛玉的潇湘馆,景致远胜陈氏陋室,有千百竿翠竹、游廊石径,后院栽种大株梨花、芭蕉,墙下涌出浅浅清泉,绕院盘旋竹下而出,令贾政艳羡:“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,不枉虚生一世。”《秋窗风雨夕》却是黛玉病中所作,她郁郁寡欢,眼中、耳中唯有风雨。

首联“秋花惨淡秋草黄,耿耿秋灯秋夜长”,凄凄惨惨戚戚,似乎脱胎自欧阳修《秋声赋》“盖夫秋之为状也,其色惨淡”,也借鉴了南宋李流谦的“秋光冷如冰,秋花淡无色”,或是蒋捷的“冷淡是秋花”。偶尔,也能在古诗中读到热烈的秋花,比如杜牧的“秋花落帽筇”,是追忆往昔盛况。

一盏孤零零的秋灯,点燃了忧愁,再明亮,也只能照到黑夜的一个角落。宋末元初的王沂孙,怀念故国、故人,写出一室秋灯,一庭秋雨,更一声秋雁,一句一句,愁肠寸断。

“已觉秋窗秋不尽,那堪风雨助凄凉!助秋风雨来何速?惊破秋窗秋梦绿”,读来倍感凄楚,对于病中的黛玉,窗子便是连通自然的唯一途径,她爱在窗前读诗,诗情揉入愁情,化作躲不开的阴霾。

“惊破秋窗秋梦绿”,应是化用苏轼的“谁作桓伊三弄,惊破绿窗幽梦”,写的是伤春之情,落花满地,飞絮漫天,绿纱窗边人的幽梦,被婉转的笛声惊破。苏轼也写过秋雨惊梦:“梧桐叶上三更雨。惊破梦魂无觅处。夜凉枕算已知秋,更听寒蛩促机杼。”

秋天的萧肃风雨,比起曼妙的乐

每一个形象,无不神采奕奕,优雅达韵,正如业内资深人士对其评价:寻找独特的个性风采,抑短扬长,画龙点睛,表现出完美的生活状态。

思绪至此,想到人的脸,想到生命的脸。生命的化妆即是展露生命的本色。你的本色是什么?暖色还是冷色?是单一色还是多彩色?无论如何,色彩是可以调和的,用真情,用善良,用美丽;用青春,用自信,用情怀。

其实,每一个人都可成为自己生命的化妆师,用心灵扉扉,用精神温暖,去描摹出臻美灿烂的人生妆容。

七夕会

人们还发现,许多动物也出于其他原因而有头部区域的互相接触,比如在嘴的周围留着残余的嗅觉、味觉、触觉信息,这些信息的获得是有益于择偶以及其他社会性互动行为的。对人类而言,接吻在互动中起着重要作用,因此形成了表达感情的各种各样接吻行为。不久前通过一次世界范围的调研——对168个民族(种族)的文化作了详细研究,发现只有46%的民族中流行接吻行为,有些民族甚至觉得接吻非常恶心。其实,即使在西方,接吻也并非随随便便的事情。尽管西欧和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已经不再把公共场合的接吻看成“有伤风化”的举止,但仍然有些国家将非亲缘、非夫妻的成年异性之间的接吻视作一种可被处罚的行为。在美国,自奴隶制取消后,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继续开展了“所有公民权利平等”的运动,1968年终于首次在电视中出现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接吻镜头(科幻电视连续集《冒险号宇宙飞船》被看作“公民关系正常化”的象征)。需要强调一下的是,吻经常也是一种迎接和告别的礼仪。不同的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规范。

声,自是无情。怪道欧阳修夜读,听到秋声,便悚然而惊,称其“初淅沥以萧飒,忽奔腾而澎湃;如波涛夜惊,风雨骤至”,“草拂之而色变,木遭之而叶脱”。更何况孱弱而敏感的黛玉,本是三生石上一株绛珠草,修仙得道后下凡,出生在二月十二日花朝节。鲜艳的娇花嫩草,又如何抵挡秋气的摧残?让人看得胆战心惊。

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,写贾宝玉的梦、王熙凤的梦,香菱的梦,丫鬟小红的梦,丫鬟儿母亲的梦,甚至无耻之徒贾瑞的梦,却从不写黛玉的梦,有一句“秋窗秋梦绿”就轻轻带过,让我一度非常好奇。

后来,竟然在西方文学、音乐里找到了答案。十九世纪的德国诗人威廉·穆勒,多才却夭寿,著有组诗《冬之旅》。同样早逝的舒伯特为之配乐,名扬四海。其中第十一首《春之梦》,主人公在孤寂的清晨,梦到五月的

花朵和芳草,还有婉转的鸟鸣。突然公鸡报晓,惊破了他的梦,才发现周遭寒冷黑暗,只有寒鸦在屋顶上聒噪。阴冷对应枕上的凉意,渡鸦的尖叫对应促织的鸣叫,诗作竟越过七百年和七千公里,和苏轼笔下的意境相通。

舒伯特的配乐里,“冬窗绿梦”的部分欢快悦耳,而“惊破”的部分,突如其来地阴沉冷峻,层层推进的横进、重击的和旋,像是命运绝情的判决。接着,深情而哀伤的乐段,引出“是谁在窗框上,画上了这些绿叶?莫非是想嘲笑做梦的人,竟在冬天看到了鲜花?”

这令人想起《葬花词》里的“依今葬花人笑痴”。古今中外,痴情薄命人的幽思,总是缺少知音。窗框上的绿叶,仿佛呼应着潇湘馆绿色的窗纱。曾经,绿纱衬着翠竹,葱葱茏茏,直到第四十回,喜欢富丽热闹的贾母,见窗纱旧了,又说竹子配上绿纱不好看,这才让人换成银红的霞影纱。不知,黛玉凭窗,是否想起了绿纱,才有了青翠的秋梦?

吻是幸福的、浪漫的……这是恋人心中和艺术家笔下的韵味;吻远远不止于此,它被科学家当作一种重要文化来研究。中世纪的欧洲,有关接吻的文化反映出封建领主和仆役之间的从属关系。那时候有一种吻叫“订婚吻”,是具有法律效果的。

吻有很多种:小吻(亦称轻吻),只是闭着嘴在对方的脸颊上或嘴唇上轻轻碰一下,往往被当作家庭礼仪中的“晚安吻”使用。尖吻,用鼻尖接吻,轻轻碰一下对方的嘴唇,有时甚至是无接触的,大有“形式主义之吻”的意味。空中吻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飞吻”,象征性接吻,用在与对方隔着距离较大时,以前的送物者做动作比较到位:先用嘴往手心“吹”一个吻,然后把手心朝上,将吻往对方吹去;今天仅仅是一个快动作而已。

从机制来讲,接吻牵涉到生理学、社会学和民俗学,所以吻的研究不简单,需要跨学科知识。吻多被看成一种表达爱、爱慕、好感的行为,关于吻的起源,曾经有过很多研究和理论,但是结论在不断更新,同时,一些缺乏科学基础的说法受到抛弃。有一种“嘴对嘴喂食”的理论曾经被认为“可能是吻的起源”——在许多动物(包括一些尚生活在原始状态的人种)中,母亲用嘴将嚼烂了的食物喂给婴儿吃;不少研究者便推断是人类接吻的起源。

人们还发现,许多动物也出于其他原因而有头部区域的互相接触,比如在嘴的周围留着残余的嗅觉、味觉、触觉信息,这些信息的获得是有益于择偶以及其他社会性互动行为的。

对人类而言,接吻在互动中起着重要作用,因此形成了表达感情的各种各样接吻行为。不久前通过一次世界范围的调研——对168个民族(种族)的文化作了详细研究,发现只有46%的民族中流行接吻行为,有些民族甚至觉得接吻非常恶心。

其实,即使在西方,接吻也并非随随便便的事情。尽管西欧和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已经不再把公共场合的接吻看成“有伤风化”的举止,但仍然有些国家将非亲缘、非夫妻的成年异性之间的接吻视作一种可被处罚的行为。在美国,自奴隶制取消后,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继续开展了“所有公民权利平等”的运动,1968年终于首次在电视中出现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接吻镜头(科幻电视连续集《冒险号宇宙飞船》被看作“公民关系正常化”的象征)。需要强调一下的是,吻经常也是一种迎接和告别的礼仪。不同的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规范。



微观红楼梦

林黛玉的秋窗梦

戴紫泉

清晨,梦到五月的花朵和芳草,还有婉转的鸟鸣。突然公鸡报晓,惊破了他的梦,才发现周遭寒冷黑暗,只有寒鸦在屋顶上聒噪。阴冷对应枕上的凉意,渡鸦的尖叫对应促织的鸣叫,诗作竟越过七百年和七千公里,和苏轼笔下的意境相通。

舒伯特的配乐里,“冬窗绿梦”的部分欢快悦耳,而“惊破”的部分,突如其来地阴沉冷峻,层层推进的横进、重击的和旋,像是命运绝情的判决。接着,深情而哀伤的乐段,引出“是谁在窗框上,画上了这些绿叶?莫非是想嘲笑做梦的人,竟在冬天看到了鲜花?”

这令人想起《葬花词》里的“依今葬花人笑痴”。古今中外,痴情薄命人的幽思,总是缺少知音。窗框上的绿叶,仿佛呼应着潇湘馆绿色的窗纱。曾经,绿纱衬着翠竹,葱葱茏茏,直到第四十回,喜欢富丽热闹的贾母,见窗纱旧了,又说竹子配上绿纱不好看,这才让人换成银红的霞影纱。不知,黛玉凭窗,是否想起了绿纱,才有了青翠的秋梦?

吻之韵

陈钰鹏

吻是幸福的、浪漫的……这是恋人心中和艺术家笔下的韵味;吻远远不止于此,它被科学家当作一种重要文化来研究。中世纪的欧洲,有关接吻的文化反映出封建领主和仆役之间的从属关系。那时候有一种吻叫“订婚吻”,是具有法律效果的。

